

守

在

基

层

舞

台

上

陪

着

百

姓

过

大

年



太原市实验晋剧院二团在秋村演出晋剧《古城会》
朱萌摄

我和妻子都是团里的演员，父母在老家不方便带孩子，所以我们的女儿武馨从3岁起就跟着剧团到处奔波。现在她读小学，刚放寒假又“住”进了剧团。前几天，学校老师布置作业“我的寒假生活”，家长群里别的孩子的照片大多是外出活动和游玩场景，只有武馨的照片背景是戏台和观众。

女儿很喜欢晋剧，戏里的词都能倒背如流，她还说，以后也想和我们一样站在戏台上给别

“离别”的人演着团圆的戏

山西省太原市实验晋剧院二团演员 武娟林

人演出。前几天我们在太原狄村演出，因为村民太热情结束得晚了，她有些不高兴，闹脾气说“要是剧团解散就好了”。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想，她说：“别的小朋友都有父母领着去图书馆看书、去动物园看小动物，只有我一个人在剧团里待着。”

听到这话的瞬间，我和妻子既难过又愧疚：哪个父母不想陪着自己的孩子玩耍、成长？我开玩笑地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演戏就挣不上钱，没钱就供不起她上学。孩子很懂事，闹过脾气后还是开心地在后台到处跑，帮着搬搬道具、收拾杂物。为了让她不要这么辛苦，我们提出让她回老家跟着爷爷奶奶过年，但她拒绝了：“过完年，你们就要去很远的地方唱戏了，几个月都见不上面，我想趁寒假多和你们待一待。”

1月12日我们演的是晋剧《古城会》，戏里的人物相聚团圆，戏外的演员却只能独在异乡。趁着空当，我们一家子给老家的父母亲打

了通电话，父亲开口就是：“大林，今年过年回来吗？”听到我说“应该是回不去了”，两位老人都很失望。团里每年从腊月二十八就开始装台，留出两天时间让演员和家人团聚，然后就开始演出。太原本地演员都只能匆匆和家人见一面，外地演员离家太远，光坐车就要一整天，过年连家都回不了。

从年初到3月份，山西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共组织500余支文艺小分队开展1700余场活动，深入社区街道、山村窝铺进行演出。团里对今年的演出安排很重视，准备了大小十几个剧目，有传统戏《徐策跑城》《三关点帅》《古城会》，也有现代戏《大院媳妇》《高君宇与石评梅》。山西的一些村子有过年摆戏台唱戏的传统，有些村民一年到头就盼着能过年热闹地看几场戏，我们不能辜负老百姓的期望！

（本报驻山西记者 杨渊 郭志清 整理）

这是满足与遗憾交织的时刻

西安儿童艺术剧院青年演员 杜芳

春节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备受宠爱、既能玩好又能吃好的快乐假期。对于服务于少年儿童

的演员来说，这是演出场次最密集的时刻，同时也是获得艺术满足与无法陪伴家人的遗憾相互交织的矛盾时刻。

今年是我参加新春演出的第13个年头，演出计划排满了整个春节长假。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去年春节。

去年大年初三外出演出时，小女儿还在睡梦中，我在她的小脸颊上亲了亲便走了。等到晚上回来时，小女儿对我说：“妈妈，你要不是演员就好了，那样就能多陪陪我了。”听到这句话，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打转，虽然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陪自己的孩子，但却陪伴了更多的孩子。

这些天来，我们西安儿艺在排练新剧《唐诗雅逸——游子吟》，同时儿童剧《哪吒》剧组在忙着准备春节期间的演出。我还要抽空排练中法戏剧工作坊结束后的“作业”，为2020年演出作准

备。虽说任务不少，但西安儿艺大家庭中充盈着的欢乐和干劲，让我们每个人感到身上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刚刚过去的2019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种不平凡不仅体现在创意民俗儿童剧《二十四个奶奶》荣获第26届苏博蒂察国际儿童戏剧节“最佳剧目奖”，欧阳宏媛与我荣获“最佳表演奖”，更在于从艺13年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西安儿艺团队的融洽与活力。这一年我一共演出了150场戏。

或许，有些人会质疑：演了这么多场，在舞台上是不是就成了机械的条件反射了？当然不会！

就以春节期间的演出为例，虽然一连几天都演出同一台剧目，但每一场演出台下的观众是不同的。看着台下来自不同地方热情欢呼着的观众，我们只会演得更加用心、更加卖力。

目前，我已调整到演出备战状态，准备以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喜气洋洋的新年。纵然在春节期间也想多陪陪家人，但一旦来到演出现场，



杜芳(左)在《二十四个奶奶》中饰演奶奶
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供图

化妆、整理道具、默背台词……这些印刻在脑海里的步骤和动作就自然苏醒，全身心地角色呈现在观众眼前。

今年的排演依旧时间紧、任务重，我打算像去年一样，把远在延安老家的父母接来西安，好在演出的间隙，多陪陪他们。

（本报驻陕西记者 秦毅 整理）

被需要是文艺工作者的梦想

中央歌剧院男中音 赵一沓

病倒了，但是我们还是尽力用最饱满的状态将最优美的歌声献给乡亲们。看着车上疲惫的同事昏昏的样子，看着窗外伴随着山路起伏摇曳的风景，思绪一下回到2018年1月参加基层慰问演出时的场景。

那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山区里。踩着晨光，5点多便从北京出发，途中一次又一次地换乘着各种交通工具，贵州狭窄曲折且蜿蜒的山路、天空中不断飘落的雨丝让前行的道路愈发艰难。大巴在崎岖泥泞的道路无法通行就换乘小面包，连小车都无法通行时，我们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徒步上山，到达演出山寨时已经是下午4点了。看着早已等候多时的村民，我们没有丝毫停留就开始了演出。那天唱的什么歌曲，在我记忆里已经模糊了，但村民那激动到无以言表的神情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并经常闪回在脑海里。

从此之后，每到逢年过节的下基层演出，我都积极参与。我们不仅要到边远山区、贫困地区

送上演出，还为当地的孩子进行声乐培训。今年，我发现了许多声乐方面的好苗子，但是贫困地区的艺术教育力量薄弱，孩子们得不到系统的训练。声乐课上，为了让同学们放松状态和正确发音，我拉着他们边走边朗诵歌词，让他们在松弛的状态下调整气息并纠正咬字、发音。看着孩子们经过点拨，声音有了明显改善，我高兴极了。不仅如此，我和同事还把自己声乐训练的小技巧和小窍门毫无保留地与当地音乐老师分享，通过帮助他们提高水平，从而帮助更多孩子。

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笑脸，一道道激动、渴望的眼神，我总是想起在贵州的演出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和观众如此接近，以至于他们脸上的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眼神从此深深地刻在了我心中，这让我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这种“被需要”带来的满足感与幸福感，让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歌唱演员的梦想，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



赵一沓(右)在声乐大师课上指导学生
本报记者 卢旭摄

1月13日，是我随中央歌剧院“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小分队开展基层慰问演出的第10天了。连日来，我们深入湖南省与重庆市的9个贫困县，为当地的乡亲们送上文化大礼包与新春祝福。

大巴车在路上飞奔，我们继续向着下一个演出地点进发。经过连日的“征战”，又有两名同事



1月8日，由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湖南省京剧保护传承中心承办的“潇湘雅韵 梨园报春”2020湖南戏曲春晚在湖南戏曲演出中心上演。晚会以“不忘初心 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分为“红梅报春”“瑞雪迎春”“百花争春”3个篇章，将歌舞、小戏、皮影木偶、乐器合奏等表演形式和湖南的戏曲名家新秀齐聚一堂，打造了一台湘味醇、戏味浓、年味足的高品质晚会。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玲 摄



1月8日，中国交响乐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奏响无词版《帕西法尔》交响音乐会，指挥家张艺与小提琴演奏家黄滨同台演出。《帕西法尔》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著名歌剧，音乐风格庄严神秘。此次中国交响乐团以交响乐形式呈现，让观众更为直观地领略这部作品的音乐特点。图为音乐会现场。

石磊/摄 本报记者 程晓刚/文

北京曲剧《王致和》——
找对了题材，就是「刀对了鞘」

本报记者 于帆

说到北京曲剧，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演北京人，讲北京事。60多年来，《茶馆》《龙须沟》《珍珠泪》《烟壶》等数百个北京曲剧剧目，京腔京味儿浓郁，别有情趣。站在新时代，面对新的传播环境和新一代观众，北京曲剧应该如何塑造人物、挖掘故事？

2019年10月，北京市曲剧团推出的新作《王致和》得到了业界专家及观众的肯定。这部剧勾勒出中华老字号创始人王致和的传奇人生，丰富了北京曲剧的创作题材。

“为什么观众喜欢？因为剧中都是北京人再熟悉不过的东西了。”在该剧编剧张永和看来，这一题材正适合用北京曲剧来呈现。

“王致和臭豆腐，老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从前胡同里‘臭豆腐、酱豆腐’的叫卖声，是北京老百姓的集体记忆。”张永和说，早在1995年，自己就萌发了创作《王致和》剧本的想法，直到2018年，他终于完成了剧本。

关于王致和的传说很少，只知道他是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仙源人，1669年进京赶考落第，困顿京城，无意之间研发了京味臭豆腐。有限的信息增加了剧本创作的难度。

《王致和》的剧本改编整理，由北京市曲剧团的编剧满意在5天内完成，他说：“张永和老师的创作为曲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让王致和这一人物跃然纸上，为曲剧的创编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考虑到当下观众对于舞台呈现和故事表达的审美要求，满意和导演方彤在张永和原作基础上做了一些深加工，突出了王致和从最初一心想要求取功名到后来成为商人的内心变化，着重表现了人物一生中的起落和抉择。

历史学家阎崇年认为，《王致和》的“好看”，在于其将“四民制度”中最末位的“工”“商”加以歌颂，这在主题上是一个突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过去文人追求的人生目标是金榜高中、进入仕途。而曲剧里，王致和告诉人们：人的前途多种多样——不中进士，还可以制作和叫卖‘臭豆腐’。”阎崇年说。

戏曲评论家康式昭认为，这部曲剧展现了王致和的一生，融入其为人处世和价值选择，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王致和这个人物以及由他创办的这一品牌的魅力。

作为该剧的总导演，凌金玉表示：“该剧在舞台表现上突出戏曲化，增加了唱腔和音乐，最重要的是对‘京味儿’的坚持——必须用单弦曲牌，台词必须是北京方言。”他认为，尽管时代在变，但北京曲剧生活化与戏曲化相结合的特点不能变，这才构成了北京曲剧在戏曲百花园中的独特芳香。

用戏曲来表现中华老字号的发展历史，《王致和》并非首次。张永和

曾创作的新编京剧《风雨同仁堂》以上百场演出获得观众和市场的双重认可。“老字号和剧目创作结合的空间是无限的，其中有大量题材和好故事可以挖掘。”张永和说，很多专家学者对于“文企联姻”的创作模式给予肯定，但他认为题材选择非常重要，“并不是所有的商业题材都适合以戏曲的方式演绎，选对了题材，就是‘刀对了鞘’。”

尽管《王致和》首演获得肯定，张永和希望这部剧能够在未来的多场演出中不断磨炼调整。原创剧目常演常新，经久不衰，对于一个剧团来说十分重要。谈及曲剧的未来，张永和一再提醒年轻的编剧和演员：“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戏曲创作的‘根’和‘魂’。”在他看来，北京曲剧的根在于“京味儿”，用北京话来展现北京的棱角各异、方方面面。



曲剧《王致和》剧照 北京市曲剧团供图